本朝分省人物考

人物考卷之二十二目錄

南直隸蘇州府五

邢參　方鳳
吳山　吳巖
柴奇　王鑾
周鳳鳴　查應兆
都穆　顧夢圭
王積　朱紈
沈漢

本朝京省人物考卷之二十二

南直隸蘇州府五

周用

周用字行之吳江縣人自幼穎悟年十四去家力學寒暑不解衣弘治辛酉舉於鄉第三明年壬戌登進士拜行人奉使諭祭楚藩凡王所贈遺悉辭不受遷南京兵科給事中丁父憂服除改禮科給事中又乞南於是復得南京兵科正德間西僧言西番有復生大寶法王解知未來遣中官往迎上章力詆其誣願毋輕信祟以生民姦辭甚切直人多危之竟得旨

不加罪時中貴人用事黷貨多從中制於是尚書劉愷以下凡任數人言官周經輩任外皆不繇選部又鎭守江西中貴人黎安非法致人以死中外皆無敢言者獨前後抗疏請罷愷等還經等以公用舍罪黎安以正法令天下快其論而賢用敢言遷廣東左參議番禺盜羣起撫臣調土兵兼官軍分六哨合攻以用領龍門哨征藍糞諸寨與武臣分哨並進直抵藍糞擒斬九百餘人平其寨十有八事聞　朝議以級不滿千沒其功不賞實以前敢言故當是時同事者欲多其級其所誅戮或不辯渠魁用獨矜之覈其可

疑者悉縱之是舉也蓋其功雖不蒙賞於朝而仁義之譽因是籍籍嘉靖改元陞浙江按察副使會丁母憂服除起爲山東副使備兵於臨淸爲建設賞格令同盜者相首即不復罪其罪盜自相疑畏不復相聚境内以寧遷福建按察使閩素多訟推鞫平恕獄無繫囚亦無寃民中貴人鎭守市舶臨於福州其日所給食責之驛館館人苦於劇費胥處額不能應乃例削其數公私稱便陞河南右布政使歲大旱民饑死者相籍至有相食者用職當淸戎無分守之責然不忍坐視民之饑而死也毅然白於撫巡請自往活之

故事賑饑多里戶據報報多僞饑者多不被賑用不以屬人躬循野閭戶貼賑濟字令民自齎以來遂以內帑所發銀及措畫米物戶給之絕無遲留民溥獲實惠所活甚衆已而車從所駐雨輒隨注麥為秀發民大賴之有叅政守汝南以養痾故訟牒紛積獄繫以繁民病之乃代為分守即先命有司盡釋其所繫以俟至則昧爽視事日讞數十輩心力過勩耳為之不聞而南陽滯政俱次第頓舉矣八年陞都察院副都御史督南贛軍務移檄所屬曰當知不得已而用兵尤當知不得已而為盜惟藩臬諸司之綱紀之抑

郡邑長吏有守有爲源潔則流自淸民安而盜自弭矣其言惻怛由衷莫不悚服有巨盜數輩阻山橫行捕久不能獲廉其黨有悔悟者召至諭以利害結以信義因以賞誘之遂奉成算俘斬來獻益不血寸兵不費束芻而賊亂蠲除民得安畊人以爲莫大之功初橋廠榷稅太重商皆避之他處軍餉不給乃爲調停其輕重著之例商復趨之至今貽其利焉贛豪室多隱其田額以其虛稅寘之貧者命履畝計丈覈之盡革其私賦役以均流亡盡復召還理院事十年陞吏部右侍郎十一年轉左凡署掌部事者四尙書汪

鋐舉用失當嫁其罪於用十三年調南京刑部右侍處之裕如不自辯亦不以介意十四年陞南京右都御史律已甚嚴門無私謁上疏乞起廢其所推轂咸炳炳傑出海內有聲者兼操江兵亦以方略平太倉海寇而一方陰蒙寢兵之福十七年陞南京工部尚書　慈聖太后梓宮南祔　顯陵自京師直抵承天上下江淮　聖念殊切用殫思勞力督治巨艦以奉安之梓宮賴安履無虞成　聖天子至孝而竟不一自伐工部物直往往以黠商賂先物未入而給吏緣爲奸乃爲立定式以釐之宿弊盡去常修都城按籍

以程工而人不敢懈事城益堅改南京刑部尚書
九廟災坐自劾免晦養者五年御史交剡論薦二十
二年起為工部尚書督河政疏請修溝洫以防河決
其事凡五皆不易之規給授資德大夫正治上卿二
十三年改督漕運本年尋入為左都御史每御史按
畿省輒誡天下刑獄濫極宜悉心推詳長吏貪墨首
先劾去民斯得所矣例考察京朝官乃合諸御史詳
稽各曹賢不肖狀手自籍記彙騭其等以丹墨第別
之所黜惟太甚不務苛碎然用至親乃亦在黜中天
下以此翕然稱公九載秩滿加太子少保拜賚鏹上

尊之　賜二十五年陞吏部尚書吏部銓品悉由尚書與郎中兩侍郎諸寮署唯唯非有大事不相參决遂沿以爲常用以謂集衆思廣忠益緊臣子當爾況於吏部一切奮然懲之時宛洛韓公少湖徐公西陂劉公前後爲侍郎虛心咨諏求盡天下之情不自怙其諸曹司亦各展所見以相佐助而吏遂不得夤緣爲奸蔽政勤甚疾作會冬天下吏羣然述職於朝祇承　天子重命大計其治日取部使者所上籍詳稽之不遺纖微事甫竣而卒是爲嘉靖丁未年七十二事聞贈太子太保謚恭肅

陸鰲

陸鰲字鎮卿吳江人少從父役於京師遭家坎壈世業日湮弘治乙卯順天鄉試壬戌第進士授湖廣荆州府推官廉勤明允人以不宼知府雅不善覰同僚顧獨相信愛焉事必相可否然後行會給事中御史使楚檄閲錢穀施州施州民雜夷獠不可責以法曰玆非有官守者之事乎即日以往剗絶宿弊猶日治其滯訟比去軍民咸以爲此公於我有恩攝府事一年幾無留牘歲當慮囚即市曹白巡按御史爲之停刑者六人具得申雪累以上官命决疑獄諸郡三年

陞工部都水司主事管徐百步洪省夫役錢築石隄以便引船凡幾千丈正德間逆瑾專横政特苛黷同年給事中按事淮安府事訖而返道及於徐自經於舟中知府誣驚知其由以自解徐曰事固不可以僞爲也不爲辯事聞驗之卒無實尋改福建道御史督京師東路盜賊明年巡山海關遂劾巡撫都御史之不職者因疏籌邊三事悉見採納繼陳六事不報巡按河南鎮守太監王某至戒其下曰陸御史來矣既至奪宣武等衛屯田爲勢家所據者六千餘頃給諸貧軍歲增糧四萬石正德六年以來北方流賊所在

燕起有司得所脇從輒坐以死而犯者益衆盡釋之奏仍令官府勿聽以他事相攻訐者於是人情大安奏釋各府滯獄百數人辯死刑之誣者六十人明年擢知溫州府始至民多訟驁曰所以致訟者由求簡訟之速爾夫長民者一切不問民則何以輸其情乃蚤夜聽斷不爲懈朞月視始至殆損訟牒什六七嚚辯者稍稍就田畝吏俛首受成無所緣以爲姦乃廣學舍爲諸生講解程課試藝於鹿城書院第以高下彬彬成材台處寧紹歲饑流亡集府境內爲給粥仰以活者無慮千數裁省無名冗費民困大紓溫州瀕海

阻山絕商販荒政廢不講令願贖罪以穀者聽三年穀且盈八萬豪民徐姓專持有司短長民以爲害前官莫敢問召寘之法民間生女輒不舉嚴設禁諭婚姻第各稱其家俗以一變甃府城三千丈覆以石又闢通衢臨鴈池以息火患其餘事事規畫莫不長久可行御史每行郡至溫一宿輒起曰溫州殆無所事在溫州六年陞浙江布政司右叅政督理糧儲是時浙之東西素狎其政不煩而集初布政司以金衢嚴處四府歲凶議減盤石衛糧價輸之溫州府庫者比其出納也或謂官府操其贏軍中以爲信至是風聞

言官論其事方行縣即日歸吳江巡按御史數使人
輒還歎曰鴻飛冥冥弋人何慕焉竟不可彊犛早孤
羈旅於京師奮志學問一時所與交游皆以文章知
名往往先後登顯仕故起家郎署至方面其資於師
友者爲多性坦易不立崖岸復慷慨重節義歷中
外二十年足迹不一及權門其爲推官時有李都御
史謫戍邊路出荊州時禁方嚴與李無一面就逆旅
慰籍備至遺之俸二十金以行其在河南奏祠正德
間死事上蔡知縣霍恩等五人溫州江心寺故有宋
文山祠歲久而圮葺而擴之居常每以中憲不及祿

養爲恨事太恭人曲盡孝敬居喪以禮諸子業經學懇懇教以忠孝勤儉自浙中歸始治世業不事侈靡亦不爲嬌飾自號釣雪散人約諸士大夫爲會作堂曰半間扁榻所曰聶齋以見素志家居十五年方燕畣客去沐浴已入寢遽呼諸子環視之無所語翛然而逝年六十有四

魏校

魏校字子才崑山縣人弘治乙丑進士授南京刑部主事歷員外郎郎中每訊重囚齋居默念務期得情會審監刑衆皆釆衣即事事畢宴飲爲樂校慘然潸

服是日不飲酒食肉時閹宦劉瑾擅權其黨劉瑯守
備南京倚勢作威臺省官望塵奔謁校獨不往瑯復
夷視法司或時判狀至莫有抗者惟校直行已志京
邑有經歷姚元者從子利其富貲誣以奸狀賄瑯陰
爲之地必欲寘元於死屬校訊之竟白其枉瑯亦莫
敢誰何暇則與余子積夏敦夫王純甫講明聖賢之
學正德九年　召爲兵部職方郎方江彬握重兵居
大內而寧藩亦有反謀校遂移疾家居辛巳　世廟
初服起爲廣東提學副使力以師道爲己任崇德行
略文詞毀淫祠興社學禁火化厚人倫厥功爲多尋

憂居復補江西兵備改河南督學七年陞太常寺少卿轉大理寺右少卿八年國子監祭酒缺以提督四夷館太常寺卿掌監事本年致仕校性孝友每夙興即省其父母夜則就寢所晤語無恙乃即安或疾則累晝夜目不交睫致政時母張老矣日依依侍食於側平生篤志聖人眞猶饑渴之於飲食其學主於立本研幾始博而終約著有大學指歸六書精蘊卒謚恭簡

陳　察

陳察字原習常熟人初母夢斗間氣下傳體寤而視

腹有赤文曰鳳巳遂娠生嶷然莊甚動止有矩舉弘
治中進士司理南昌拜監察御史正德初中貴人瑾
擅權率同列論之罰輸粟邊百五十石瑾敗而彬寧
煽益甚力爭不得請乞養歸幾十年以薦起郎疏言
位號所以繫天下望何妄有貶損系以大將軍名不
正則分何以定王者高拱淸穆動止何可輕皇輅方
蹕西北又議南狩寧可驅馳道路犯霜霧耶巳奉命
按雲南聞將親討叛濠抗言濠不過陸梁彭蠡間發
三千騎渡江可徑縛取奈何屈萬乘尊奪吏士任且
上出而京師空卽不北憂虜獨不憂蕭墻内耶

上不懌奪一歲俸出按滇滇中別產銀中貴請縣官場而榷之下直揹議察持不可曰此兵端也且用事者覩其利余覩其害而從史之不可竟罷議金齒帥沐崧挾中貴人虓而齒劾治如律復以皇嗣未廣乞於宗室中簡自　聖心以預教育時輔弼大臣不敢言而察以小官首發大議人尤異之　肅皇帝立還自滇上書陳君德輿革利弊復出按蜀說上罷蜀鎮守及諸織造中貴人具其狀甚悉中貴人相啣次骨議格不下會丁內艱歸服除再入爲御史時壬人王邦奇緣　上意詆大學士費宏給事楊言遂糾邦奇

上怒謂爲大臣遊說詔置獄訊備五毒察大呼臣
願以不肖軀易楊言於地下衆錯愕引避而　上遂
目攝察不爲動退即具草備數王邦奇之奸　上乃
寬楊言獄察守御史臺久同列屢起大位幾徧始遷
太僕少卿垂拜復辭且薦人以代太僕於故事不得
辭又不當薦代人坐謫潮屬邑校官朞年移信州倅
距倅南昌時可三十歲矣已進浙江按察僉事轉副
使踰年而遷按察使晉左右轄入爲光祿正卿以僉
都御史撫南贛至則申明王文成約定甲保繕要衝
勤習技射客授之捕鹵盜賊盜相戒遠遁久之則陳

疏乞骸骨以歸至八十三歲而卒病且亟矣捐私田三百爲邑助博士弟子貧者有集及奏草若干卷

周廣

周廣字充之別號玉巖世居崑山生而英邁迥異羣兒長舉弘治間進士觀政兵曹覩大司馬東山劉公直道而行卽砥礪名節不諂流俗旣授知莆田道出閩者例謁鎭守時率行重賄廣徒手無贄言動端凝廉正自東兼以宓子賤爲師日歷耆儒用資啓沃周爰詢謀下及庶民莆中利病罔不闓悉諸所興革咸飫人心方及期月母卒於官貧無棺殮鬻內釵釧始

克昇歸以葬服闋改知吉水政益辭敏時贛州流賊自大帽山突出路由雩都抵新淦抄掠永豐勢甚猖獗吉水丞簿欲奔竄士民洶洶亦無固志廣面加叱責要盟神祠衆志始定勠力禦賊賊乃潛師踰境邑賴以完厥後藩臬上功督府不及廣廣亦漠然正德壬申以天下守令治行第一擢浙江道監察御史是時佞倖錢寧居中用事巨寇劉七輩暴戾恣睢橫行江淮河濟殺人或盈城野廣抗疏四事一斥喇嘛番僧宜屏四裔以禦魑魅二遠伶人賤工至引唐莊宗事以警三重國本以廣儲嗣不得育螟蛉義子如宦

竪蒼頭錢寧者其投刺皆書曰皇庶子僭擬東宮之罪擢髮難數四嚴軍令言諸禦寇者皆無恙而川原白骨積如丘山疏入寧大怒幸 上不深罪止謫懷遠驛丞寧陰使刺客欲遮刺之乃微服出城變易姓名披道流衣誦觀音經枵腹三日乃得脫歸既抵懷遠莽無館舍寓居佛宮閒與同志泛崖門登西樵跨羅浮夷猶白雲之巔然驛通番夷朝貢每外使至咸慕其名或以奇貨爲獻峻爲拒絶使益敬憚甲戌移知建昌縣是時宸濠將叛謀復護衛遣使絡繹道路肆行征求每經建昌輒加裁禁民賴以蘇丙子八月

吏部擬擢憲職寧内構陷批根往事復謫行寨驛丞
行寨在深山叢棘中亦無驛舍居民數家靡所寄止
乃誅茅爲屋依山面沅日與其徒講學論道暇則登
陟崇崗俯臨幽壑超然遠覽無所顧慮辛巳 世廟
即位首舉遐遺 詔復御史尋陞江西按察僉事至
則斥貪吏疏滯囚去淫祠放尼覡數百歸之宗令市
其菴業士明年轉九江兵備副使尋改提學其綜理
學政躬自爲範誨人務明義利及其校藝必參德行
時 天子勵精圖治凡藩臬守令治行卓異特降璽
書褒嘉通天下止十三人廣與焉嘉靖乙酉陞福建

按察使閩故多盜廣至分部所屬伐其渠魁民庶用妥乃又申勅憲章釐革蠹弊凡會讞獄齋戒禱神開釋寃抑參伍之下咸得其情刑用不濫始至鎮守遺金漫不省置諸庫府比鎮守窘甚復返其金因以綱條解諭鎮守慴服其後有中官督織造者倚勢作威橫索民財有司莫能抗移檄禁遏及入省城繩其奴從不得侵牟於民民遂形諸歌謠按閩三年擢右僉都御史巡撫江西振肅風紀百僚嚴憚其商論政務虛心延訪雖屬吏亦多聽納其有才賢亟爲薦揚於將富室豪右多買民田遺其原稅民用大困乃下令

稽覈且欲奏聞豪右不便交口騰謗當道者遂援禁革例罷其巡撫因疏乞休　上雅知其賢且命吏部擢用已丑冬遂陞南京刑部右侍郎越二年辛卯以疾卒於官舍年五十有八寢疾時嘗大比三子皆應試留都護侍湯藥未屬纊前四日令趣治後事且曰吾平生間關百挫屢瀕于死而不死今死於此命也爾等慎勿俯仰當路以乞葬祭卹問氣爽怡然而卒

陸完

陸完長洲人補郡學生巨閹敬借　上命括奇貨江南勢張甚過蘇毎廷曳諸生諸生競擊敬幾斃他走

後列諸生名　上聞完與焉事下兩臺巡撫王恕列
劾罪上逮後完成弘治中進士而恕以吏部尚書監
選見完名曰是故擊閹人者耶擢御史完爲御史果
彈擊不避卓有聲累遷至兵部侍郎霸州民劉六劉
七嘯聚羣盜寇掠山東諸郡靡潰不可遏稍至畿甸
縱橫殆遍時都御史馬中錫兵潰勑詔完討焉完建
大將旗鼓秣馬蓐食晝夜馳至臨淸調集守邊吏士
射佽飛騎四出掩之屢出皆捷在河南則御史彭澤
在淮則張綸或犄之或角之賊旣敗竄復散逸楚晉
之郊無在不警雖斬捕幾盡項之復集俟間則突至

破城邑刼主藏殘掠自如乃廣間諜遠斥候跡其所向以兵隨之勢始大慼奔而南完追之至眞州賊於江乘艦上下諸屯皆自衛無敢出及兵大合掠無所得乃之通州狼山謀遁入海值大風作顛覆者半遂合衆圍之賊故不便水而狼山又四面懸絕卒就殲焉計是役大戰十二小戰數十斬首萬五千有奇完乃旋師進位冢宰後以逆濠事起追論完在司馬時濠請護衛兵完持兩端無大臣節減死論戍猶以功贖也竟卒泉州初完嘗夢至一山曰大武乃其死所也事固已冥定矣

文璧

文璧字徵明以字行更字徵仲其初蜀人徙廬陵再徙衡山後有贅吳者遂爲吳人父林爲溫州守八九歲時語猶不甚了了或疑其不慧溫州公獨異之曰兒幸晚成無害也既長就外塾穎異挺發日記數百千言爲邑諸生年十六而溫州公卒於滁以病歿郡寮合數百金爲賻徵明固謝不受曰不欲以生汙逝者服除益自奮勵下帷讀恒至丙夜不休於文師吳少宰寬於書師李太僕應禎於畫師沈山人周咸自愧歎以爲不如人俞中丞諫欲遺之金謂曰若不若

𧾷朝夕耶曰朝夕饘粥可具俞公故指其藍衣而曰敝至此乎佯爲不悟者曰雨敝吾衣耳俞公竟不忍言遺金事久之業益精名日益重寧庶人浮爲慕貽書及金幣聘焉使者及門病臥不起於金幣無所受亦無所報或謂朱邸虛左而待若不能効枚叔長卿曳裾樂耶徵明笑而不荅亡何寧竟以反敗時中丞李克嗣撫吳中薦之於朝徵明亦以諸生久次當貢至京吏部試而賢之特爲請超授翰林待詔翰林楊愼黃佐吏部薛蕙咸負一世才以得下上徵明爲幸大司寇林俊尤重之間日輒爲具曰坐何可無此君也

爲待詔可二年修國史侍經筵餘幣所得慰賜甚厚然居恒邑邑不自得上疏乞歸不報又一年當滿考逡巡弗肯往再上疏乞歸又不報亞相張璁溫州公所取士也用議禮驟貴或諷徵明主之而上相楊公以召入徵明見獨後楊公亟謂曰生不知而父之與我友耶而後見我徵明毅然曰先君棄不肖三十餘年而以一字及者不肖弗敢忘也故不知相公之與先君子友也竟弗肯謝楊公悵然久之三上疏得致仕歸杜門不與世事以翰墨自娛諸造請戶外屨常滿然所與從請獨書生故人子屬爲姻黨而窘者雖

竟日不倦其他即郡國守相連車騎富商賈人珍寶塡溢不能博一赫蹏而所最愼者藩邸所絕不肯遺往者中貴人曰此國家法也前周王以古鼎古鏡徽王以金寶瓶他珍貨直數百鎰贄使者曰王無求於先生慕先生耳盍一啓封徵明遜謝曰王賜也啓之而後辭不恭竟弗啓四夷貢道吳門者望其里而拜以不得見爲恨然多以重價購之於所與從游者以故書畫遍海內外而環吳之里潤澤於徵明之手筆者幾四十年其爲詩詞傳情而發娟秀妍雅出入柳柳州白香山蘇端明諸公文取達意時沿歐陽廬陵

書法無所不規倣歐陽率更眉山豫章海岳抵掌睥睨而小楷尤精絕在山陰父子間八分入鍾太傅室韓李而下所不論也丹青遊戲得象外理置之趙吳興倪元鎮黃子久坐不知所左右矣嘗授陳道復書而陸儀部師道委質爲弟子其最善後進者王吏部穀祥王太學寵秀才彭年周天球而二子彭嘉亦名能精其業時與談搉秇文品水石記耆舊故事焚香燕坐蕭然若世外而吳中好事家相與候迎湖山間以得一幸爲快雖孺子亦習知其名氏至市井間強勉爲善者其曹戲之曰汝豈亦文某耶生平無二色

迮無儉邪履貧而好施周人之急甚於已至九十猶矍矍不衰海内習文先生名久幾以爲異代人已未爲御史嚴杰毋書墓誌已擲筆而逝翛然若蛻者諸生奔訃上事臺使者祀於學宮所著有甫田集行世

唐寅

唐寅字子畏吳縣人少奇頴不逐時尚或謂之曰子欲成先志當且事時業若必從已願便可褫襴幞燒科策今徒籍名泮廬目不接其冊則取舍奈何子畏曰諾墐戶絶交取所治毛氏詩與四書傳註繙討窑研明年戊午遂舉鄉試第一當赴會試而有所同載

者以賄主司得題事株累罷爲吏謝弗就寅材高少
嗜聲色旣坐廢見以爲不復收益放浪名教外嘗一
赴寧王宸濠聘度有反形乃陽爲清狂不慧以免卒
年五十四寅有俊才博習多識善屬文駢驪尤絶始
爲詩奇麗自喜晩節稍放格諧俚俗冀托於風人之
指其合者猶能令人解頤畫品高甚在五代北宋間
晩皈心佛氏自號六如治圃舍北桃花塢日般飲其
中客來便同飲去不問醉便頽寢以受棄於時作昭
恤賦以自見嘗圖其石曰江南第一風流才子

桑悦

桑悅字民懌蘇州人也家貧無所蓄書從肆中鬻得讀過輒焚棄之敢爲大言不自量時銓次古人以孟軻自况原遷而下勿論也而更非薄韓愈氏曰此小兒號嗄何傳問翰林文今爲誰曰虛無人舉天下亦唯悅其次祝允明又次董玘悅髫稚而補博士弟子部使者按水利下邑悅前謁之書刺江南才人桑悅𨍭士弟子業不當刺又厚自譽使者大駭巳問知悅素遒延之校書而預刊落以試悅至卽索筆請書亡誤使者大悅服折節交悅矣十九舉鄉試再試禮部奇其文至閱道統論則曰夫子傳之我縮舌曰得非

江南桑生耶大狂士斥不取時丘濬爲尚書慕悅名召令具賓主已出已文令覩紿曰某先輩譔悅心知之曰公謂悅爲逐穢也耶奈何得若文第令悅觀濬日生試更爲之歸譔以奏濬稱善已令進他文濬未嘗不稱善也嘗餽悅以㹠項悅詰謝濬曰㹠項美何如生固甘之不對曰使悅嘗尚方芍藥饌所不足甘而一㹠項何如草具哉悅名在乙榜謝不爲官俟後試而時竟以悅狂抑勿許謁邑博士悅爲博士踰歲而按察視學者別丘濬濬曰吾故人桑悅幸無以屬吏視也按察既行部抵邑不見悅顧問長吏悅今安

往豈有恙乎長史素憾悅曰悅無恙自負不肯迎
乃使吏往召之悅曰連宵雨淫傳舍且圮顧妻子亡
暇何候若按察久不待更兩吏促之悅益怒曰若真
無耳者即按察力能屈博士可屈桑先生乎爲若期
三日先生來不三日不來矣按察欲遂收悅緣濬不
果三日悅詣按察長揖立不跪按察厲聲曰博士分
不當得跪耶悅前曰漢汲長孺長揖大將軍明公貴
豈踰大將軍而長孺固亡賢於悅奈何以面皮恐懾
寥廓之士哉悅今去天下自有謂明公不能容悅者
因脫帽徑出按察度亡已乃下留之他日當選兩博

士自隨悅在選故事博士侍左右立竟日悅請曰犬馬齒長不能以筋力爲禮亦不能久任立願假便得坐卽移所便坐御史前御史召問謂曰匡衡說詩解人頤子有是乎曰悅所談玄妙何匡衡敢望卽衡在亦解頤公幸賜淸燕畢頃刻之長御史壯之令坐講少休悅除蘄跣而爬足御史不能禁令出尋復薦之遷長沙倅再調柳州悅實惡州荒落不欲往人問之輒曰宗元小生擅此州名久吾一旦往掩奪其上不安耳爲柳州歲餘父喪歸服除遂不起居家益任誕褐衣楚製往來郡邑間

張靈

張靈字夢晉吳縣人家故貧窶作業闒闟至靈始讀書好交游為俠客至不過具器而必欲極其歡靈醉則使酒作狂每嘆曰日休小竪子耳尚能稱醉士我獨不能醉耶所與遊者吳趨唐寅最著寅嘗擬遊武丘召靈與俱往促之尚臥寅抵寢所呼曰日高春矣睡何為得無夢晉乎靈覺怒曰今者無酒雅懷春不啓方入醉鄉又為相攪寅曰所以來固欲邀子靈喜加衣起遂與寅上舟扣舷痛飲作野人歌會數賈飲於可中亭且詠詩靈曰此豢物登高不過弄杯酒耳

固不能詩而抽心焦思豈不過誤哉因更衣爲丐者
上賈與之食啖之謂曰卿子厚潤屋之資當四美之
會登高能賦又有大夫之才此誠皇矣奉卿子厚也
吾所得之雖至薄而詩亦能請狗尾續賈笑曰丐者
得無誑之最乎時賈所爲詩有蒼官青士扑握伊尼
諸詞因以問靈靈曰蒼官松也青士竹也扑握兎也
伊尼鹿也賈始駭令賡靈即揮毫不已凡百絕抵舟
命童子易維蘿陰下令迹絕賈使人察之不見也皆
以爲神仙賈去復上亭朱衣金目作胡人舞形狀殊
絕初靈與寅俱爲郡學生博古相上適鄞人方誌來

督學惡古文詞察知寅欲中傷之靈挹鬱不自遣寅曰子未爲所知何愁之甚靈曰獨不聞龍王欲斬有尾族蝦蟇亦哭乎後靈果爲所斥罷或謂之曰以子之才顧不得激致青雲乃重遭顯弃豈無雉經之用而何以立於世靈曰昔謝豹化爲蟲行地中以足覆面作忍恥狀使靈用子言亦當如是矣縱不爾亦安得更鉏鑿落耶靈能人物畫人皆推之

朱存理

朱存理字性甫長洲人少嗜學亦工篆楷不爲章句而於書無不通故時多長者遊持風素以雅道自貴

居常無他過從惟聞人有奇書輒從以求以必得爲志或手自繕錄動盈筐篋羣經諸史下逮稗官小說山經地志無所不有亦無所不窺而悉資以爲詩其詩精工雅潔務出新意得意處追躅古人尤精楷法手錄前輩詩文積百餘家性閒慢待人無鉤距晚歲書酒婆娑益事閒曠所著書或佚遺雖片言存者重於人璧以其人也成弘間存理暨朱堯民凱皆博學高隱名奕奕望於郡城之東人以其所居相接稱之曰兩朱先生云所纂集有經子鉤玄吳郡獻徵錄名物寓言珊瑚集野航漫錄鶴岑隨錄總數百卷

沈周

沈周字啓南號石田長洲人精於誦肄自墳索以及百氏雜家言無所不窺而尤精於畫追踪晉唐名家宋以下弗論也性至孝母近百齡孺慕者終其身如一日每與一隣嫗故相驩也而災於鬱攸母念不置延之母室旦夕共起居葢色養無方先意而將順者類此家無羨積而好赴人之急病與之藥殤與之棺瑣尾流離輒捐貲賙之途中嘗拾遺金而中著失者姓名徧訪其人還之願分金爲謝夷然不顧也曰是何足爲乃公德乎嘗以重直購一書陳之齋閣一日

客至見而諦視之問書所從得曰客何問也客曰公幸無詫書吾書也失之久矣其卷某某葉嘗書記某事或者猶存乎發而視之果信卽全而歸之終不言售者姓氏亦不復嘸責其人壯且老矣遁聲匿迹惟懼不深巡撫王公恕彭公禮強致之幕下終以母老謝歸後有曹太守者新搆一室欲藻繪其楹壁𥸩羅致諸畫史有侮之者陰入其姓名出片紙攝之遂往訖工卒先他人或曰謁貴游可以免曰往役義也求免貴游不再辱乎無何而曹入覲西涯李相國吳少宰銓曹王公俱致問曰沈先生無恙否曹愕不知對吳

曰此其人名重朝端五侯七貴不足齒也曹乃遍諭
吏卒抵吳未至郡齋先詣沈比見折節爲恭索田家
飯飯之而去周至郡一投謁爲謝李亦不蒲伏庭階
也

徐禎卿

徐禎卿字昌穀吳人也貌侵善屬文弱冠作談藝録
以究詩體之變斷自漢魏而止晉以下弗論也舉進
士與北地李夢陽遊李方以文雄海內見禎卿所爲
文異之由是得相友善人稱徐李禎卿善賦頌怪揚
雄反騷作反反騷初授大理寺副非其好也上書乞

改國子監博士好養生習攝形化氣之術久之病死京師吳之文自禎卿始變而爲六代所著有文集六卷談藝錄一卷新倩籍一卷子伯虬亦以能詩名

錢同愛

錢同愛字孔周號野亭長洲人爲邑諸生好奇負異其所友必勝己者苟不當意雖貴富有勢力者恒白眼睨之或取怪怒不卹也家世溫厚室廬靚深嘉木秀對肆陳圖籍時時招集奇勝潚座合醼賦詩頁軒而歌邈然高奇不知古人何如也爲文奇崛深奥讀之不能何然思玄語麗足自成家而尺牘尤入佳境

一行數語矢口信筆文意燦然如出硎鍊他人沈思極意不能至也早歲思以功名自奮稍斂鋒鍔以就文場矩矱而六試不售遂自免歸晚益放情於文酒矣

陳鎏

陳鎏字子兼吳縣人舉進士爲工部虞衡主事累遷都水司郎中擢四川督學僉事轉湖廣右叅議河南按察副使以御史孫昭論調歸里中積數載起家補雲南遷四川右叅政歷按察使右布政使一旦移疾致其事歸又數載乃卒年七十鎏爲人坦洞不設城

府寬然長者而中甚耿介其始自工部榷江陵稅再起婺婺滇蜀皆天下饒地而晩不能具中人產構一堂廣袤僅尋丈而扁之曰巳寬善八法精行草其於榜署書尤妙所撰詩文亦灑灑顧不肯注思曰使吾以是見役何異拮据案牘乎葛布短屐獨游山水閒客召之飲即飲飲少即憑几而睡不復問孰主也其任眞類是

方鵬

方鵬字時舉崑山人舉正德戊辰進士歷任南京禮部主事刑部員外郎郎中尋改南京職方閒逆濠之

燮兼程赴難適車駕南巡備嘗艱苦調南京文選克
舉其職會　天子方追崇大禮朝士自卿相而下靡
不欲考　孝宗皇帝而別崇興獻王如宋濮王故事
進士張璁獨請考興獻王而稱　孝宗皇伯考尚書
廖紀時於後堂見諸曹郎而問曰張生議云何衆莫
對鵬獨曰寔宜反之心而已廖曰善語稍稍聞外於
是給事御史爭以他事論罷廖而鵬用積次遷浙江
右叅議行部有聲然念言者且見侵因移疾歸而亡
何璁所持議大伸既廖由田間起柄銓衡而鵬亦為
提學副使甫至京詔為右春坊右庶子兼修撰寺主

順天鄉試鵬以一言合暴通顯謂非意所得邑邑不自解後以不終附麗其意嗛之會遷南京太常寺卿遂移疾請告亡何他臣僚有請告者內批削其新銜以右庶子致仕卒年七十餘生平好讀書以著述自娛爲文章典雅老成敦修行誼大負時望弟鳳嘗爲南臺御史有直聲詩亦豪俊

邢參

邢參字麗文吳人湛默好書立士行講授里中以醇和稱昌穀諸君皆與游其文亦質而不華貧無以朝夕空如也竟未嘗娶恒獨居遇雪累日囊無粟兀坐

如朽株諸君念之試叩門見其無慘凜色方苦吟共相慰勞亦不言他第誦所得句自喜又嘗連日雨復往覘參則屋之三角墊方怡然執書坐其一角不慘亦累夕矣昌穀論其有四懿居約而恬愉操槩履方吳士喜任俠若參者有道君子也

方鳳

方鳳號改亭鵬介弟也少以經術藝文與兄齊名正德戊辰又同舉進士天下豔稱之曰二方授行人選南御史時寧濠反形未具卽疏言胡世寧之逮其惑謀者欲以安社稷請無罪之王守仁可大用皆豫爲

逆濠討者以母喪歸服除改北出按眞定當　武廟
時政在中官武弁論劾不避　武宗南狩疏論七事
中謂不宜索婦女納之行宮又極言災眚屢見宜修
德祗崇天戒危言數進聞者齚舌以事見忤乃請南
尋移疾歸嘉靖中復補南而所陳皆天下大計會張
桂大禮之議起力言其非是旣二人者驟貴又力糾
之尋出視廣西學政引疾不起時其兄鵬以太常得
請先後卧林下杜門著書放意詩酒踪跡俱不及城
府其議禮時有所不合　天子亦知之然能各信所
足以行其志天下所稱二方者名俱不挫一舌一孫

皆薦鄉書以是晚途益暢適年八十餘卒久之而少

子範成進士

吳山

吳山字静之號訒菴吳江人少保洪之子也生而英異五歲喪其母即戚戚知哀不逐童羣戲十二歲能屬文時少保公筮官南都從居南郎中蕭某者善相人見山甚奇之曰南都諸公卿兒無若此者是父子並卿兄弟嗣顯山聞之笑曰如郎中言蕭石君顧復見哉弘治乙卯舉鄉試正德戊辰與弟巖同登進士除刑部主事歷陞員外郎郎中廉隅抗直不撓彌禦

有富人坐當死夜持金潛遺斥還與之旦白其事置之法於是豪猾悚慴靡敢犯者然亦以不能逐世頫仰奉權貴人故九載秩不遷正德丙子奉命錄囚江右先有兄弟共殺人者咸論死意憐焉憐之欲出其一夜禱於神乃忽悟曰殺人者死協謀者坐遂俱決之其他疑獄平反者幾二百餘人民稱無寃　武廟南巡諫者多忤旨抵罪　郭山廷跪五日庚辰擢山東副使理驛傳清軍務釐[illegible][illegible]弊殆盡大戶有侵尅官糧者罪及餘民竟直之時暑月諸司多所逮繫山輕重量出之獄無滯囚廼有寨井復滐民感其惠爲

之謠曰彼泥者泉弗浚而復錫我則福居無何擢陝西右叅政嘉靖甲辰改浙江道歸省纔逾月而丁父艱丁亥服闋授福建按察使聽斷公明吏民懷畏謂少保嘗居是官也民之謠曰鳳之棲今其雛來儀民具是依已丑擢江西左布政使旬宣有方綜理周密禁豪登羨情節不逾辛卯有巡撫河南之命將水旱薦劇調陳賙恤民賴更生山以河南惟河患爲甚遂根極利害著治河通考十卷行於世成化間親王居河南者纔五府錫封既益天胤日蕃自郡王將軍而下幾數千人歲入不足以需常禄乃疏請以歲運之

餘暫補不及一時頼焉伊王素柔懦縱宦豎保金等虐及無辜疏請正保金等罪而王俾之自新臨漳王府將軍祐棕者招納亡命侵掠民閒民咸苦之郎祐棕至無不懾懾恐罷市肆閉戶竄逸前後諸撫臣至者莫敢問也山聞其狀疏免爲庶人迺遁匿京師巧詆求貸又奏誣山等主上方事敦睦而元宰永嘉與山素有郤遂左遷浙江叅議尉同黜者都御史毛公伯溫御史王君儀也於是直聲顧益起山亦厚自砥礪不以謫故窘其才乙未擢江西叅政務戢豪右便窮困其爲政如其爲左使時也尋擢南府丞丁酉以

僉都御史巡撫四川遂論罷諸武臣不職者緝其豪猾舉都督何卿叅將李爵等使守松潘叙瀘後並稱名將人以爲知人又疏改廣元縣以爲州治郵疾苦舉廢墜省繇役務農桑惠流全蜀聲播萬里明年晉右副都御史提督南贑軍務念虔州者西畨之衝賊之叢藪也嘯聚剽掠俘虐爲甚山迺申號令修器械嚴警邏節候望不半歲殲其渠魁威德遍溢人以爲善繼陽明王公之後先是山自蜀抵贑中道擢刑部右侍郎既得命人謂宜亟趨朝役山謂曰前巡撫王公浚守予代者將朞矣予弗往俟守代予者是予處

其逸而王公恒勞也乃竟抵𧷤人稱爲長者旣又晉左侍郎越二年遂拜尚書明罰恤刑庶獄詳允威稜截然無所顧避時翊國公郭勛挾虔怙勢竊攘威福志在莫測諫官舉其罪上之下廷臣議議者故多睽言輕重靡決山自奮曰夫人臣有直節無遂垢以勛之惡及今誅之尚晩也而但爲咋舌又手共爲雷同豈得稱爲法吏哉乃陳其不軌論棄市坐黨附者咸有等具獄上上聞久不報會秋當報囚勛竟死獄中

上愍山讞後期詔免官去朝士咸竊竊焉惜之山嘆曰臣家起布衣非有尺寸之效而父子累世被恩生

死之年永懼不報廼今顧以失職賜骸還故里非老耋之幸哉又顧其子寀曰爾知先朝尚書劉大夏乎被罪戍邊廼即日荷戈就道顧不健歟於是市車陸走不役公騎角巾私服猶恐人之覘知也行未至彭城忽覺體中憊甚語其子曰丈夫蓋棺事廼定吾廼今死無恨矣遂逝壽七十有三

吳巖

吳巖吳江人正德二年中鄉試明年第進士拜行人遷工科給事中遼東夷人走闕下愬所在殺其使來告邊事奉詔覈之馳至遼廉其實還奏曰是邊

吏利單弱冀以竊殺爲首功不法將益起邊隙遂抵於罪諸夷入頓首以朝廷不外遠人願歲修朝貢不絶九年乾清宫災詔求直言上疏乞視朝講學建儲斥養子出番僧遣邊兵罷中市凡數十事言甚剴切十三年部使者持牒四出督民逋負因以爲功弁所嘗蠲除者一切取盈奏乞徵還又乞遣大臣治東南水利宜鑿白茆故道引太湖水而注之海　天子從其言久之遷四川叅政專領糧儲既至則問歲所出入躬蚤夜督治盡得調度之方與諸守令約不得以羸耗病民時時出行部徧鄉下邑車轍屢遍以故民

間疾苦長吏賢不肖豪猾奸宄之根穴無不洞悉而井別也奉表入賀還及安慶疾作乃命趨京口進舟而南未至家五十里而卒

柴　奇

柴奇字德美號黼菴崑山人生而穎敏異常少與儕輩往謁夏公仲昭公未出私約分識其壁間文字凡若干篇及歸書之不遺一字弘治辛酉舉鄉薦第六正德辛未與弟太同登進士觀政吏部時楊公邃菴爲冢宰上書言東南水利復極陳白茅塘鶴浦之利害請以逆瑾沒入貲給濟工費楊公上其議於朝特

命工部尚書李公充嗣往司其事績用告成實奇之策也是年銓授吏科給事中時劇賊劉六等弄兵山東以奇與吳堂爲監軍所核功罪皆當賊陷曲阜城廟及闕里禮籍樂器皆焚蕩奏請移曲阜城以就孔廟障護之九月凱旋獻俘賜金織鸞袍與宴兵部加俸二級尋丁內艱歸服除遷戶科右給事己卯陞南京光祿少卿時　武宗駐蹕南京供億不貲先事周給辛巳內察黜屬吏不職者五人查復厨役占於他所者百二十餘人雖謗言讙集弗顧也陞應天府丞尋轉府尹清查官占地還之民間以絕權勢佃之

訴復以科試羨餘開展貢院號舍會南京太廟災引
咎自陳致仕歸里口不談貴顯時事惟以詩文自娛
而已每祀先必虔肅齋謹謂其子曰余在山東時夜
過呂孟社身在賊中暫止郵舍就草塌於傍垣夢吾
祖父呼之曰速起方啓戶出有逸馬觸垣壓覆塌上
旁近無完物矣年七十有三卒有石池稿嘉樹軒紀
聞𢇁菴集藏於家

王鑾

王鑾字汝和幼讀書於冶城山因以西冶爲號先世
吳江人鑾未冠充應天弟子員即以文行稱御史來

試事輒拔第一凡八試不見收歲當貢於禮部京兆尹曰此行必售毋庸慮也及入國學試六館諸生無與並者是年庚午果舉應天鄉貢明年辛未連舉進士試政吏部太宰遂菴楊公急於知人令試政者各以文字呈時逆宦就誅流賊甫平尚爾多事鑾以夙昔諸作不能發所欲言乃憤時作原治上下篇大旨謂今之盜賊多臣下所致言路不通守令非人監司惟利於趨承撫按不覈於實效而恤民弭盜之方至悉且切至於根究則欲禁奢立禮敦教化嚴貪墨以正其本太宰見而大奇之即補文選主事舊例必他

司調補無進士徑授者太宰恭急於用賢云居文選
秉公持正不輕交一人不輕與一人言而人亦無所
望進稽勳員外尋改考功當天下百司大計日覈察
惴惴自矢曰進退淑慝不明惟我罪將誰欺乎進驗
封郎中夙夜益虔微細必謹貴戚大賈雖同里不納
見即見亦不相荅久而屏跡趨朝敢衙障面於道有
終焉之識者歸則闔門課子左右圖書堂室閒寂若
未仕者所著甚富有集藏於家鑾以父已高年屢欲
請官於南以便迎養父力止之未幾卒於官

周鳳鳴

周鳳鳴字于岐別號山齋崑山人生有異質髫齔能吐奇語志識如老成人十六補邑庠生尋應例入太學沉篤自奮研究經籍正德庚午領應天鄉薦甲戌登進士授刑部陝西司主事初任監獄即令吏卒滌桔械潔圜室時給飯食囚賴以得所且手録監獄事宜後悉踵行之自是益精法律尚書重其材委專閱部中奏牘輕重可否必經叅酌然後允當丙子移疾歸省嘉靖癸未遷本部員外尋遷郎中奉 勅赴江西勘宸濠逆黨審覈詳慎無一人枉縱給傳往返秋毫無擾撫按藩臬咸敬服焉乙酉丁毋憂丁亥服闋

復除本部山東司時蒞法曹益久解棼剖滯如燭照數計諸司有重獄疑獄悉取裁焉尚書李公承勛風範嚴峻而相知特深以廣東司事最劇所轄錦衣旗校狡横難制乃薦鳳鳴視篆數日閒理積案殆盡貴勢莫敢逞然雖以法律從事而宅心仁厚前後遇大辟必反覆求其生易州上巨盜二人一瘦死一病且殆而誣引者六人慮二盜死則六人無以自白乃哺而獄之後果獲眞盜六人皆得釋其他雪寃濫者不可殫紀戊子李公擢本兵致薦鳳鳴調職方籌邊擇將夙夜究心纖悉皆手自記注人莫敢干以私總戎

參將以下除目一出輿情翕服都督馬永有將材坐詿誤屏廢及廷推邊將首舉永諸大臣難之曰其才不可終廢即忤時獲譴願以身當之　上嘗命惠安伯提督團營豐城侯協同視事豐城以侯當先伯奏請改　勑下兵部議衆漫無可否鳳鳴曰侯先伯者常分也若上所任使則自公以下皆不敢抗事遂定諸曹諸鎮之建白有關係軍國者李公必諮詢焉區處悉中機宜一歲中上百餘疏皆出其手又嘗繪九邊圖以獻欲　上知邊隅要害不忘柔遠攘外之志李公每語人曰職方得周郎吾可坐嘯矣其相信嚮

若此庚寅春遂擢大理寺左寺丞值星霾示變應制上疏其議處兵食曰止調操以實內地選禁衛以固邦本足衣糧以郵邊軍振紀綱以申軍令又曰寬徵收以紓民困清解納以懲宿奸定經制以裕國用致中和以感化機其議興水利曰復專官以圖責成疏海口以導下流濬支河以修圩岸處長橋以決壅滯均夫役以便貧民禁侵占以飭豪右　上皆嘉納益志欲有爲於天下而直道勁節屹然自立京師五年一審錄要囚中貴銜命至法曹長貳多迎合唯諾而獨持正論不屈張少傅汪冢宰當柄並以氣勢凌人

挺然自立論多不協坐此致憾欲偵伺瑕釁中傷竟無所得癸巳秋御史馮恩論劾諸大臣張汪欲傳致之死而鳳鳴所擬肆赦詔條復忤其意遂落職以歸居家十有八年兩京大臣及臺諫撫按薦可大用者六十餘疏而晩節益堅絕交當路遂不復徵召沉沮以終其身天下共惜之

查應兆

查應兆吳縣人成正德進士選工部主事覕榷浙江時奄尹爲監者倨侮甚諸使者無敢出一言適與二御史同報謁奄將據上坐笑引却之曰公眞耄耶何

忘客去[illegible]科議勝林司寇俊及陳嘉言皆以忤逐[illegible]
極言官者奸狀請戮之而召還俊等時嘉其敢言調
駕部郎冢宰有所屬使人喻意因面陳所以不可爲
之愧謝既而裁抑其緹騎之叨濫者衆環訴之冢宰
叱曰豈有徇私查駕部哉大司馬李以論事數相忤
曰人臣奉尺一寧當舍法有所侵亂之李公爲之屈
永嘉相以其賢也置酒延致第中稱述 主上明聖
忽曰可謂有君永嘉卿之甚適復忤他貴人[illegible][illegible]之
參議山東轉粟遼左時將校多貿首功脧削其下爲
舉憲綱之施寬惠以撫邊堠迫後遼戍有據城爲變

者遣使撫之對曰還我查公巳按察徐士發奸若神獄有久寃者一訊得其情立釋之直 上南幸勞楚行宮不戒於火吏多被逮大司馬王廷相薦其才俾專辦護往返不乏而民不知勞歲饑 上命尚書杲以內帑賑之杲檄監其事所全活甚衆有以左道倖者力疏言之 上不懌遽謝政歸家未幾卒

都穆

都穆字玄敬吳縣人七歲能詩及長不習章句泛濫羣籍杜門篤學者幾二十年名聲大噪正德中舉進士拜工部主事丁外艱服除官工部分理器皿廠廠

事故旁午多靡費穆鳩匠會計小大贏縮悉其舊有
不便輒弛去之馬入廨自齋米蔬厰人掘地得金貯
之庫有私請者曰若曹何敢汚我已進禮部奉使冊
封慶陽王餽遺一無所受便道躡終南巔過首陽登
華嵩抵少林濯温泉轉入王屋砥柱龍門伊闕括其
勝録之詩歌歸卽上書乞骸骨許之加太僕寺少卿
致仕維時京師大夫士見其歸無留資於囊無田廬
圃墅于鄉蕭然戒行覩弃官如唾莫不交嘆以為賢
於二疏遠矣時年甫五十四耳歸而攻苦食淡寢臥
圖籍相與婆娑嬉遊屏車斥騶掃迹公府以著書為

業或放逐山水冥搜遐寄若是者十有三年而卒穆
文祖韓歐詩宗陶孟郡人稱爲南濠先生行於世者
曰南濠文跋玉壺冰聽雨紀談藏於家者曰南濠詩
略文略賓話史外類鈔周易考異金薤琳琅云

顧夢圭

顧夢圭字武祥崑山人登正德進士授刑部主事已
改南京吏部主事歷陞郎中會　詔下求言上疏六
事皆將政之事而罷中官鎮守尤當時至計焉擢廣
東參議所轄珠池詔書督採甚急上疏言海面珠池
先朝率十五六年或十年一採始得美珠遡者三年

再採珠已耗竭葢珠蚌之生息甚難非積久不能美
碩繁夥也每採用舟筏兵夫萬計往來海中因以為
盜近年劇賊黃山秀葢起於珠池也蜑戶觸犯瘴霧
腥氣輒死尤可憫念海北頻罹饑荒彫瘵尤甚勞役
不止將有他虞非國家之福也乞勅停罷養寶源以
寛民力疏入文康公見之愕曰奈何為此驚人事耶
不報陶中丞諧議勦山西猺空其地塡以新民引韓
襄毅公故事為比力言猺不宜盡殺且新民畏其吞
噬而土民厭猺山之荒落必不可居韓公於廉州流
賊殘破之餘召新民塡其空而廉地皆平原非猺比

也陶公卒從其言尋遷江西左叅議丁外艱服除補山東副使提學河南是年　天子駕之安陸道河南有詔宗室惟親王朝行所在乃榜詔旨於省門宗王以下覵常加斂戢焉陞福建左叅政寇掠連江自浙入壽寧萬山起伏如波濤官兵至賊散藏人家欻然無迹兵去復出剽掠乃訊得所匿以次捕之其冬復有浙賊自車嶺入松溪劫崇安建陽又捕平之又率閩人以賊爲囊橐賊以故縱在得其要非徒兵力所能控云擢按察使晉江西右布政使自以文學宜在清華之地而久滯外省鬱鬱不自得嘗語所親曰北

河櫂船者邪許之聲曰腰彎折此今人以喻兩司官者也久羈紲於此何爲竟連疏乞致仕得俞請歸則闔戶讀書絕無他好自奉猶如寒素也以大耋終於里第

王積

王積字子崇太倉州人積少英敏天植純篤既長益自刻厲讀恒達丙夜冬則擁被膝坐夏置足水罌中以避蚊蚋以正德己卯中鄉試明年中會試時 天子方南狩待次久之辛巳賜對甲第授兵部主政已改南武庫郎中故所隸馬船千餘艘每一船澈責衛

校士自補破產者相望至有雖經自鬻或散逃他郡
者積既任武庫久熟計利弊十餘事上之部爲言於
朝請以武庫餘羨水衡錢治船不以累衛校而散逃
者盡出爲官用著爲令嘉靖已丑遷廣東參議督治
糧儲積念廣儲策未有定乃考利弊十二事上撫按
行之廣民繇是稍稍蘇矣而所部新寧新會恩平諸
邑盗賊爲剽刧十餘年不已守令噤不言兵盗益熾
積奮然請得身當之總督林公富因以兵事委焉積
條議賊有當剿者四有可破者六報可乃以十月發
師嶺西師自恩平蜆崗入嶺南師自龍眼崗入舟師

自龍水合擊大破之捷聞賜文綺白金尋節丁內外艱服除補陝西左叅議韓國宗屬數千廪祿不時給則聚而嚻前叅議幸轉從他郡避之積獨委曲計處廪之且徧終任無敢有煩言者嘗謁召伯祠祠故有泉久涸積入拜而泉復陝人異之庚子遷貴州按察使癸卯監省試甫畢而遷湖廣右叅政時方苗難都御史萬鏜議以賊據糯塘山囤最衝而堅宜亟攻之積獨謂攻囤固首計第賊方欲老我師不若以輕兵綴囤而別選精鋭從間道破其餘巢餘巢破囤膽奪矣兵法所謂攻瑕則堅者瑕是也甫議進師而會撫臣

有修貴省御史隙者摘試錄中誤株累謫兩浙鹽運使然竟以平苗功賜金一十五兩爲運使歲餘轉僉事副使又明年爲福建右叅政未幾轉按察使晉左右轄遂擢右副都御史巡撫山東是時京輔新中虜而山東爲左臂調發倍於平日積謀所以善後者曰飭軍務處糧餉備災荒議保甲革冗員薦逸才疏凡十餘上東方倚以爲重尋遷南京兵部右侍郎而積陟歷瘴方勞苦兵事目漸眚累疏乞歸辭甚懇乃得致仕積雖以眚廢猶能歲時行園具酒食聚親賓談說鄉里事以爲樂間與故人雍容杯斝論文義竟日

不倦如是者十有六年而卒春秋七十有六

朱紈

朱紈字子純號秋厓長洲人父昂文學掌故罷歸母施生紈甫三日異母兄冠欲取紈戕之且將圖施母施以百死全之紈舉正德庚辰進士守開州爲軌賦平其徭時利賴焉爲郎職方南都奄横有所侵撓裁之法請著爲令遷叅議江西初東鄉置縣奸民避徭上公車訴連歲不决立訊得其情移四川按察副使威茂番素驕時出掠官軍一矢不敢發賂遺之乃去至則勒兵待番尚狃焉驟與之戰大獲首功驚請輸

平又爲晝所以給餉戍者境遂安無患遷叅政山東時以魏滑兵戍鄞之涉縣紈當在行同相度形勢以東兵守甘土嶺畿内兵守毛嶺鄞兵守故關而又令東人自給饋因下議主客遠近東既煩遣卒費又千里飛輓非便且守涉者爲隘在南設虜出不意入我不守境則何及東人且在敵後矣議遂奪卒罷屯進都御史撫贛以閩浙被海郡奸人數與夷市以私其利積與之通至豪奪殺掠咸爲之鄉導而奸又藉朝貴以爲之中庇紈廉得其狀義不避難即力疏請先治其内賊乃敢任捕倭　上從之遂理根排治窮竟

其奸旁側目者百方挫沮未得卒能督兵以平[illegible]
安寇忽有言貢者在浙意叵測即又馳至納之館[illegible]
待　命持構者方導之爲變造詭語統鎖以靜俟不
敢發益督閩將盧鏜由海中趨雙嶼等隘合浙兵進
與賊遇疾力戰縱火張天斬獲甚夥又連戰敗之追
賊入嶼挑之不出乘夜突圍逸夷其巢燔烈之并燔
艘二十七又一巨艘泉駐沙中縱追鋒舸益前覆之
摧破焉獲者溺者斬首愈衆兵勢遂振銅山青嶼南
荒等島穴賊皆望風遁統又親躡其蹤於閩海中至
雙嶼議留屯衆難其險絕稍爲築塞而還閩人嫉其

且將爲巳不利有所論時汀漳失囙逸於海透入於
江諸方繹騷又奉　詔改巡視益督諸將追賊下溫
盤諸出没所大克又處賊侵衢亦平之浙以無患而
素與賊連者愈憾百端壞敗其功下亦且偃蹇不受
命紈誓以死圖劾自辨折蹇蹇不巳明年春命督將
鏜按察柯喬於閩皆出洋中跡賊至詔安之靈宮澳
合諸軍設覆山上下千舸具進賊徒兵伏敗之趨船
者疾力鏖之覆溺殺者甚衆擒夷王三人白番十有
六黑番四十六皆獰惡異狀可駭賊首貴等一百十
二人斬級三十餘他貲械等稱是皆五澳宿賊驍黠

者并藏焉及夷之貴王妻妾咸無噍類漳人大恐有盡室浮海者捷聞則與連者無所釋憾反疏言其擅殺作威紈罷而諸出死力殺賊者皆召令對薄譴責之矣按使者楊元澤亦以奏上得罪與并謫紈竟死於家

沈漢

沈漢字宗海別號水西吳江人也正德庚辰進士時武廟南巡未賜廷對明年辛巳　世廟繼統五月策進士釋褐即拜刑科給事中既被簡遇奮然曰天下之是非係臺諫是非公君子有所恃而不恐小人

有所畏而不敢爲國家之治理出焉阿狥自容譊譊得失之小而無係於安危之大又或仰喙權勢蔽賢妨正是養亂而惠惡也卽言亦何賴哉中官馬俊王堂自南京召至將復叙用曰人君初命當愼刑賞重命令宦璫旣斥而復進則倖門一啓不可再塞先鑒未遠也竟論罷之改元詔蠲四方逋稅疏曰逋負之稅侵漁者半例加以曠蕩恐猾者生羨心請差別其等以惠良民又曰近日籍沒之貲不下數千萬悉發以補歲入不足之數則民受賜多矣 上皆加納戶部諸司之草場芻豆歲銀萬宦豎乾沒視爲利藪初

詔命科道稽覆會有旨巳之漢曰凡國家之費月成
歲會載在令甲令弊蠧蔓衍盈縮莫可考則弊將何
極况渙汗方出而即反豈初政所宜爾自是中貴嘶
之深矣會留都風雷之異京師地震乃援漢五行志
反覆數千言指切時弊至於論正體則言錦衣衛不
當典刑獄論官人則言林司寇不當使去位論先哲
則言子游當有專祀於其鄉皂囊千牘風鳴鶚擊正
名分陳紀綱去邪掖正勵世表俗皆體之大者時論
翕然歸重初奉母就養燕邸癸未疏乞奉母還詔許
之旣而廷臣以言累獲重譴漢嘆曰是尚可有言乎

乃復以疾請得賜告家食者三年丙戌至京師遷右給事中丁亥遷戸科左給事中會廷起大獄辭連權倖嘗𢡟甚力理官持法不可奪尋有旨逮諸理官付詔獄人皆側立漢上疏抗論曰祖宗之法不可壞權倖之漸不可長國之大臣不可辱賊之妖妄不可赦於是權倖忌嫉嗾當路害之坐是罷拂衣歸吳中結屋傍幽勝處彈棋賦詩放浪山水間賓客至則掀髯鼓掌笑飲移日凡二十年忘其身之爲淪棄也丁未卒于其家

本朝分省人物考卷之二十二